皇朝文鑑卷第四十

誥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蘇軾

呂惠卿責授建寧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蘇軾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軾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蘇軾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軾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等轉官　錢勰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錢勰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錢勰
劉攽祕書少監　錢勰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光宗御名知汝州　錢勰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陳列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軾
蔡確改知安州　蘇軾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　蘇軾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軾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蘇軾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洵利州運判　蘇軾
劉摯尚書右丞　蘇軾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左武衛上將軍郭逵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舊　曾肇

御史中丞李常中大夫　曾肇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曾肇

御史中丞胡宗愈尚書右丞　曾肇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肇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肇

朝奉郎石賡京東東路提刑　曾肇

契丹偽公主錫令結牟封夫人　曾肇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除樞密都承旨　曾肇

文彥博追復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曾肇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曾肇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呂陶

李潛落致仕　鄒浩

章楶同知樞密院　鄒浩

呂希哲祕閣知曹州　鄒浩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蘇軾

二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

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

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釁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追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蘇軾

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爲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

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
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益勉之無使
風采減於平昔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
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
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
志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
吝出納宜膺躐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
以厭公議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蘇軾

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
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智可倚忠厚
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
惟適厥中以民爲本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蘇軾

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
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
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
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

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
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
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
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昇轉官

錢勰

九廟子孫其麗蕃衍垂紳入侍悉以歲遷拱衛之
嚴列於督護尚惟勞睦以稱恩休

待制知青州鄧綰可龍圖直學士知永
興軍

錢勰

雍州積高號稱陸海屏翰之重坐鎮樊西陲賢相所
宜付畀其選具官鄧綰資適逢世豈一踐禁途蕃宣
回翔歲月淹久學士通貴還陟近班帥守鎮臨往
敷寬詔服我休寵無怠毖勤

范育直龍圖閣知秦州

錢勰

古者不以勇猛爲邊貴謀而賤戰故國家妙選耆
儒顓付方鎮外以訓齊戎旅而內以息安元元用
此道也具官范育才猷智略夙膺器任選衆揆材
往臨帥閫夫新秦奧區控扼汧隴綏懷夷落應援
新邦無以久安而忘備豫祇膺休顯益思報稱

劉攽祕書少監　錢勰

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而國家所以涵養令器待才用者之宅也以爾攽詞藝之富回翔之久擢貳厥官益將試用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光宗御名知汝州　錢勰

黜陟之典咸徇至公進退之間尚存大體具官章光宗御名早繇法從亟預近司肆彼躁輕失於審重至于贊御之列嘗通問遺之私比議役書本俾參訂當其敷納初不建明逮於宣行始興沮難務從含貸益至喧呶敝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稽參故實稍屈典刑噫朕以幼沖仰煩慈訓苟乖恭事曷肅憲章其解政機往臨郡寄弗忘循省服我寬恩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蘇轍

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功折遐衝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風發試

以治劇煩而益明其官乞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刋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蘇　轍

維孝友于兄弟是以爲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而爾所爲施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

蔡確改知安州　蘇　轍

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耑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恣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

侍御史林旦權淮西運副

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姦無使黎人重被其困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蘇轍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吁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推賢勳久廢不用具官郭逵蚤學弓劒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生自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償異恩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蘇轍

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後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罔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人之病之予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風仕歷三朝守劉

向之忠節蚤事　仁祖首開　仁搜之言晚說　裕
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　歸不待年身友漁樵
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　以疑其古人茲予纘
服之初日思講義之益謂白　日窮經之樂尚可推
以與人而眞祠訪道之遊是　以退而養志勉徇予
意毋留所安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蘇　轍

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
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
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親進而汰其不以
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
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罹荼鹽苗役之害
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
休息毋廢朕命

劉摯尚書右丞　蘇　轍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
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　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
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昪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
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

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早以御史抵事　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已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太僕少卿李周祕書少監　曾肇

東觀以圖書爲職長貳之選尤高非年耆德茂未易得也然秩清務簡處不爭之地恬於榮進則能安之好利夸侈者不能一日居也具官李周質性純厚臨事有守歷試煩使陸符之老成位于列卿衆謂淹久進秩外史往服少重優游省闥不亦美歟

通議大夫賈昌衡正議大夫致仕　曾肇

士大夫束髮起家白首辭位終始無悔人之所難豈無褒嘉慰爾歸老具官賈昌衡名卿之裔以吏能進歷試內外致位通顯優有風績號稱廉平上書引年願還印綬嘉其知止足之誼閔爾有官職

之勞序進文階以爲爾寵退安閭里益俾壽臧

左武衛上將軍郭逵特贈雄武軍節度使　曾肇

念功隱卒國有彝章矧子勞舊之臣嘗處訏謨之地奄終壽考宜極哀榮具官郭逵少也知書長而甚武蚤著戰多之績深遁靜勝之謀伏波未衰尚威名之可倚營平既老亦籌策之是咨孰云注意之辰忽起云亡之痛聽鼙鼓而增感賜鈇鉞以飾終尚其有知膺此異數

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舊　曾肇

法始於貴者所以示朝廷之公恩篤於舊臣所以爲天下之勸眷吾近弼嘗紆微文雖符守之既更顧寵名之尚闕吏民安仰廉陛未尊具官蔡確材術疏通謀猷膚敏與聞機政自元豐之紀年升冠宰司當　裕陵之復土屬均勞於輔郡旋褫職於殿廬原情無它在法當復尚淹時日以塞人言未忘矜念之心難廢公平之典備顧問於幃幄稍還近班宣條教於翰垣益思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御史中丞兼

侍讀李常中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御史中丞兼侍讀　曾肇

有位而無官守有禄而無事責此階散所以無常員也然必積日累年不罹罪悔有司銖寸校量應格然後一遷亦已艱矣具官李常閎裕而靖深温恭而諒直秉義陪朕朝夕有恪蓋直延閣長憲臺侍經席皆儒學之華選仕進之要地也人處其一以爲寵榮爾今兼之其任重矣兹又因其歲成進秩二等往服朕命職思其憂

蔣之奇寶文閣待制　曾肇

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討論惟時妙選雖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屬愚民弄兵騷動嶺表武夫利賞賊殺善民而爾應接經營多中機會有罪就戮無辜獲申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于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公之光不既多乎

御史中丞胡宗愈中大夫尚書右丞　曾肇

先帝稽古建官肇自三省維㫖書萬事所出丞實
總其紀綱糾正官邪彌綸國典非通達治道剛毅
有守烏能勝其任哉具官胡宗愈明允篤誠敏于
世用待時以君子之器立朝有諍臣之風直筆正
繩無所回撓開廣朕意見弗欺之忠補助政體多
可行之論斷自朕志擢貳中臺躐進文階增峻堂
陛唐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天下
有受其弊者而當時魏鄭公戴冑劉洎輩迭處其
位皆號得人今朕虛己仰成股肱是賴爾其矯正
浮僞振肅偷墮使官修政舉有正觀之風則豈獨
汝爲稱職亦以副 先帝作則垂憲之心可不勉
哉

陝西運副呂大忠知陝府　　曾肇

朕於用人不盡其力不奪其志均其勞佚欲臣下
悅而知勸也爾以材諝久勤于外自陝以西兵食
所賴而屢以疾告自請方州甘棠之郊姑遂爾欲
坐嘯臥治安其土風庶幾少休毋忘忠報

知洪州熊本知越州　　曾肇

會稽西阻浙河東漸于海者陂湖灌溉之利故歲

多順成有絲枲魚鹽之饒故俗重犯法獄訟稀簡
土風和平置守牧人此爲樂國具官熊本辭學起
家果藝從政南宮西掖試用有聲番禺豫章循行
可紀因爾能效委茲重寄環地千里提封七州兵
籍賦輿莫不兼總名聯侍從之列身寄牛斗之間
是爲寵榮益務報稱

朝奉郎石賡京東路提刑　　曾肇

朕於用刑寧失有罪而歲報大辟有加無損意法
網尚密使民難避易犯歟抑吏之不良猶有遷情
以就法者歟故於臨遣使臣尤欲使知朕意以爾
質厚而識明宜能導民以遠罪哀矜而折獄矧齊
魯之俗易與爲善往祗朕訓其盡爾心

契丹僞公主錫令結牟封夫人　　曾肇

先帝威德覆被四方宜有遠人舉宗內屬優錫命
數朕其可忘某人生自大邦嬪于西土能慕聲教
叩關請朝引對在廷益嘉恭順胙之成國視古小
君象揥翟衣以爲爾寵往帥種落舉爲王民

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樞機之地選用士人宣納密命自　神考始肆子
纂服收拔端良寘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
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失職兹
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侍從
之遽來賛右府訏謨之微副予咨求竚爾忠益
故降授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彦博
追復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國公
曾　肇

朕嗣位五月三下恩書徽纆桁楊棲置弗用放流
竄逐係踵生還尚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
身後或殞命貶中霈澤之行豈限存歿不有追復
孰慰營魂具官文彦博佐佑四朝勲德兼茂粤自
神考命爲師臣逮及　先皇咨以重事去國未久
嘖有煩言降秩春宮僅存公號齎志没地屢閱歲
時蔽自朕心悉還舊貫維垣印綬冠秩百工全晉
節旄視儀三事納書泉壤流澤子孫死而有知可
以無憾
東頭供奉官李志張大中並轉兩官

朕圖疆埸之功常以靜勝爲優斬獲爲下顧如爾等立效西陲實在前日第勞行賞則有舊章其往自今當體朕意

尚書左丞梁燾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　呂陶

君臣之會遇豈不難哉平居竭股肱之效則與之合謀一旦有筋力之憂則遂欲去位違從之際朕甚重之雖朝廷始終之恩固無所間而賢者進退之分亦貴其全爰有寵章以褒遠業具官梁燾蘊造道之深識知事君之大方早以文學之望更直於儒林晚以諫諍之才盡規於治路向從內相之選進領中臺之權資其納忠距此周歲大綱已舉知戴冑之有勞奇論不聞惜少翁之告病遽形奏牘求解政機章却復來至于五六爾既懷知止之義屢請於朝予亦有優賢之心敢勞以事宜躋華於祕殿仍庀職於眞宮示以眷存遂其安佚惟五福之報德必錫之壽康惟大臣之愛君不繫於出處其綏吉履益茂壯猷

李潛落致仕　鄒浩

朕欲士大夫風節奮厲以成一世之俗而忘己徇物或者安之與其嚴法以示懲曷若表賢而自勸以爾身爲禮義行貫幽明歸臥鄉閭世所推尚精神思慮雖老不衰近臣以聞適協朕意傳不云乎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爾既師之以治己有日矣勉承朕命以暢遠猷

章楶同知樞密院　鄒浩

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章楶受知哲廟擢付師權既生致於酋豪且廣恢於境土屢形捷奏數被褒嘉眷宥密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蔽自朕意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故能謹惜邦財事在變通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躋民仁壽之意

呂希哲直祕閣知曹州　鄒浩

祕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豪英以賢觀理亂惟時分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卿寺出守輔藩茲用褒嘉以爲寵寵夫濟陰患盜久矣以爾之不欲而表勵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

特見於空言而已往其懋哉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

奏疏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論彗星　趙普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論邊事　田錫
諫北征　張齊賢
雍熙三年請班師　趙普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荐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

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
頗增疑慮伏況　陛下英謀電斷洪化神馳自前
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康
濟蠢茲蠢蠻誠非敵蓋以本無禮義復處窮荒
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聖王置之度外恣其隨
逐水草實以禽獸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竊慮
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師頗涉無名之
舉臣嘗披載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
徐樂嚴安所上書乃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
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餘一賜觀覽其失

不遠雖悔何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往殲兇醜百餘
萬之生聚飛輓而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
所謂以明珠而彈雀因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
得者少況得少之中既難爲益失多之外復有他
虞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
不戢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聖之人不凝
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
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
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早涼虜則弓
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于此際或誤指蹤臣方

冒寵以守藩獨獻言而阻衆蓋以暮景殘光所餘
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此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翫
寇臣復有萬全之策願達四聰之聽唯　陛下精
調御膳保養聖躬恩綏疲羸使之富庶自然邊烽
不警外户不扃率土歸仁四夷慕化殊方異俗相
率來庭蠢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
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
爲萬全臣又思之　陛下非次興兵亦恐出于偏
聽貪功之輩專務傾邪意爲身謀豈思大計但欺
君而是念實害政以自居事成則獲利于身未成
則貽憂于國苟至于此爲之柰何昨來緣取幽州
未審誰畫其策虛實之效已彰明望推其人寘
之刑典庶昭聖德以厭羣情俾姦僞之心于茲知
懼忠良同德皆務竭誠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
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徃哲垂終尚聞屍諫微臣
未死安敢面諛然知逆耳之言非是安身之計其
如位高禄厚才薄命輕將酬國士之心豈比衆人
之報投荒棄市甘俟于顯誅竊寵偷安不寧于方
寸惟期至聖曲照愚衷

論彗星　趙普

臣伏覩御批劄子云所爲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遑寧臣等伏捧眞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任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忝列三台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疎遺寧免妖星謫見被苦者無田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柰皇情而莫惻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　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令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纔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惟古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眞僞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典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

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項五典必可依憑今
録到故事五件謹分析如後一按漢書天文志及
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
妖星石氏云攙搶爲天棓音棒又曰彗星所爲掃也
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
如箕亦爲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
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爲兵爲患
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
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
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爲水旱飢疾凶惡之事

不可具載又云凡闕天象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
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
以消除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野諸國不見齊侯
使禳之禳以術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
道不誣誣疑也不二其命若之何且天之有彗以除
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
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義翼翼共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
之國歸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
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政民卒流亡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亡皆

以亂政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國有彗惡星不可禳也唯有聖德可以禳也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一按蜀記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矣吳蜀無事此其驗也時魏文帝居中國蜀先主居西川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應天道時後魏孝明帝居中國梁武帝居江南一按唐書玄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曰我爲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是希高宗旨贊成廢王皇后立武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者不正由道因此作宰相身死之後定謚爲謬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證順情之說伏況　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

陛下親行變災爲福之祥乃爲　陛下已有如此
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
大賚伏望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
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八關世事否泰相逐倚
伏盈虛豈能常定　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
近古無比諸方僭僞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
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
終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　哲后修
仁本意固無于虧闕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
招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

明徵臣又竊聞　陛下自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
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
昔殷憂啓聖實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
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面具數呈不敢形于
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難未任拜
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
難措以茲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略
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久負過愆因
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既不能
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

如彗之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況前
代每逢災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
明加黜責用激忠良臣無任負愧懷慄戰懼兢惶
待罪之至

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　田錫

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
一善上答君恩蓋以　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
公共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慙益切盡忠補過
夙夜寧忘今輙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
上達四聰乞　陛下寬鈇鉞之誅容微臣盡芻蕘
之見所謂冒萬死而不顧當可言而不疑又伏念
陛下登位已來未嘗罪一直言未嘗戮一敢諫天
慈寬裕睿鑒昭彰雖前王好諫之心未如　陛下
諫官敢言之節不及古人不唯負　陛下超擢之
恩抑亦虧臣子公忠之道何以安一膳之飽何以
安一裘之溫胡顏立侍從之班無藝帶清華之職
碌碌隨衆遑遑惜身不如馬之代勞不及犬之吠
盜臣所以奮發之志思有所伸激切之詞不敢自
隱伏乞　陛下察而恕之又望　陛下容而用之
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　陛

下引喻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
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
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
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失其
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
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
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
憂機一失時雖未失而不得不懼故古人去居安思危又曰
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
不過千里自　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
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　陛下一
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　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
東破後聖駕迴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
亦俟霈恩豈謂　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勳
之禮經今二載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
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
力之盛滅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番
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
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
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背驩盟亦不怒其侵

叛臣伏慮　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
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展睿謀雖舉
必成功動無遺筭然臣請　陛下或展郊禋之禮
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勲之
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沱
物情通泰所謂　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
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
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
使之圓則方當是時　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
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
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
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
業武有七德　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　陛下
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
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
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天又曰四夷
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
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
驛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
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昔

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　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　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損　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　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爲可圖鈍兵挫銳爲可惜蓋征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賦乞　陛下惜輕費之用望　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堂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有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　陛下德音或

有不知而不録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
闕員又中書舍人是　陛下近臣司　陛下誥命
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
見　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　陛下訪之以事臣
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
而方奏伏乞　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
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
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
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
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
則　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
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
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
政不允釐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
郎得以紀録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
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祗應顧問
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
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　陛下聞所未聞知
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
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

駮則詔勑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内萬里四方所湊輦下輦闕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　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　陛下宴遊之所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内前廊下加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　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鋼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準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鏁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伏乞　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徒刑況

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以居
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機乞　陛
下審而察之所舉在大體乞　陛下採而用之臣
不任感恩思報激切屏營之至拜手頓首謹言

論邊事

田錫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
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
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
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
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
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乘秋致
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審固封守
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
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
十年之儲前歲俶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聲
勢頗動人心若玁狁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
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宜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
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斁耗可勝言乎軍
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強圖狄勢未衰
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

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鑒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亡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爲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冤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輙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

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　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爲國大計不得不然

諫北征

張齊賢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

憲忻代末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蠶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所慮羣

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謹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以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心載

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地漢倫生之虜擒之與縛在術內矣

皇朝文鑑卷第四十一